

一個擁有四個博士學位的人

1. 不少人努力讀書，為的是在公開考試脫穎而出，進入大學，然後謀一份穩定的職業，最好是一份長約，而不是散工或合約工。在百多年前的歐洲，有一位叫史懷哲 Albert Schweitzer 的年輕人，在 25 歲那年已經獲取得兩個博士學位，做了教會牧師，並很快獲得了大學終身教席。他也是研究管風琴和巴哈的專家，他的音樂著作後來又為他帶來另一個博士學位。在 29 歲那一年，他決定再讀一個醫學博士學位，但不是為了執業賺錢，而是為了去非洲。
2. 史懷哲做這個決定是因為他無意中得知當時非洲殖民地的情況：心臟病、肺病、精神病、痢疾、癩瘋、膿瘡的患者很多，但方圓幾百里都沒有醫院，沒有醫生，也沒有藥物，更甚的是當地人的學識和衛生水平很低。史懷哲在兼顧牧師和大學教授工作的情況下，完成七年醫科課程和實習。那時，他已經 38 歲了。
3. 他再用了一年時間以寫書、演奏等方法籌集到的錢買醫療物資，在 1913 年帶同接受了護士訓練的妻子，和七十箱藥物和醫療儀器啟程前往非洲。他們用了二十多天才去到目的地，最後十四天是用木筏在三百六十公里的內河逆流而上的。他們找到一個廢棄了的雞棚開始診症。你可以想像到，數以千計的病人立即從四方八面湧來，希望接受這位德國醫生的治療。
4. 很快，史懷哲醫生就知道，病人這麼多，他必須要建造有系統的醫院。要建醫院，就要聘用當地的黑人。在那個年代，在非洲生活的歐洲殖民者普遍認為黑人懶惰、愛偷竊，並且沒有責任心。這種對黑人的歧視與偏見，史懷哲並不認同。他在擴建醫院時，請了幾個黑人幫工，一連幾天，工程

進度非常緩慢，他非常吃驚，為什麼做來做去，好像沒有什麼進展呢？一位工人安慰他：“先生，別生氣，生氣是沒有用的，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如果我們工作時，你在一旁監督，我們便會做得很好。”史懷哲後來認識到，這話千真萬確，屢試不爽。

5. 這樣的麻煩並沒有令史懷對黑人士著產生鄙視，他把這看作是文化差異。因為當地一般人並沒有國家、法律、職業、儲蓄諸而此類的觀念。例如在當時非洲某些地區，當地人在確保基本糧食充足之後，根本沒有出外找工作的需要，只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離家外出工作，他們對工作的意義和職業的概念，與西方世界完全不一樣。
6. 在非洲生活幾十年，史懷哲曾批評白人對有色人種的剝削。白人帶來令人上癮的烈酒和當地人沒有抵抗力的病毒，給當地土著造成極大災難，白人又用欺騙的方法，掠奪黑人土地，實在很不公平！他認為在歐洲和美國的基督徒不能因為報章沒有報導就對黑人的苦況不聞不問，應該要主動地為白人的暴行做補償，為被咀咒的地方送上祝福。史懷哲覺得歐洲人應該視非洲人為兄弟。或者極其量，歐洲人可以自認為大哥。他的意思是作為大哥，只是在某些地方比弟弟早起步，亦有責任去扶助弟弟。他說，「我始終堅信，生活在大自然懷抱中的黑人的生命力，要比自謂為文明世界中的人來得強韌，也更能忍受疾病的煎熬。」
7. 有一天，史懷哲乘船去出診。小船在非洲美麗的河流上航行，他對著河水默默沉思。看著夕陽西下時分河馬母子情深的場景，突然一個思想火花在他的腦海閃亮：世界之所以如此美麗，是因為所有的生命都有著平等的價值，都應該受到同樣的尊重。從一隻河馬到一隻螞蟻，從一隻猴子到一朵

野花，從一隻小貓到一隻塘鵝，從白人到黑人，所有的生命都是值得珍惜的。因此，任何人都不能無故傷害其他生命。人與人，人與動物，人與自然之間不應該是征服與被征服的關係，而應該是和諧相處的關係。

8. 由此，史懷哲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提出「敬畏生命」的人，否定了弱肉強食的生存法則，宣揚生命平等的哲學。100年來，這個理念越來越深入人心，成為生態環保主義、動物保護主義的思想源頭。他說，「除非有不可避免的理由，我們沒有權利在其他動物身上加諸痛苦和死亡，我們應該覺得在無心之下造成其他生物的受害和死亡是件非常可惡的事。」
9. 令人沉思的是，史懷哲的敬畏生命理念，並非僅指不傷害肉體的生命，也指不傷害人的心靈。他說：「一個人不應分析或探究另一個人的人格。因為人不僅有肉體上的羞恥，也有精神上的羞愧。我們應該尊重它。靈魂有自己的殼，我們不應該將之剝開。」尊重心靈隱私的理念，奠定了人際關係的道德倫理。
10. 在史懷哲的努力下，醫院從一個簡陋的雞舍起家，變成一所能容納幾百名住院病人的醫院，醫院中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義務醫生，很多因病痛瀕臨絕望的黑人得到了免費救治。醫院又建立麻風病區，黑人麻風病人從悲慘的被遺棄者，變為被細心照料的、有尊嚴的人。為了感謝醫院的救命之恩，康復的麻風病人在史懷哲的住所前載歌載舞。
11. 史懷哲不僅治病，也引導黑人走出迷信與偏見。當時那裡的黑人靠天吃飯，種族之間不相往來，互不信任，在叢林法則中自生自滅。史懷哲以無限的愛心給黑人注入關愛，也注入了感恩，引導黑人兄弟走出混沌。

12. 史懷哲說:「真正幸福的人，是那些已經開始尋求並知道如何服務他人的人。」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史懷哲夫婦曾因德國人的身份而被拘禁，也被關過法國俘虜營，因此感染赤痢和日曬症，夫婦倆飽受病痛的折磨，也經常面臨饑餓和資金短缺。但史懷哲仍然非常感恩。1912年，他準備去非洲時，要辭去大學教授及教會牧師職位。為此他曾有過很大的掙扎。因為他非常享受講道和講課。為免勾起這份難捨的痛楚，他在去非洲之前，都盡量避免路過所曾工作過的教堂及大學。另一令史懷哲感到掙扎的，就是他曾經以為去非洲傳教和行醫，從此就要與所愛的音樂告別。巴黎的巴哈學會因不忍心看見史懷哲的音樂天賦就此遭埋沒，送了他一台特殊打造的鋼琴；為對抗非洲經年潮濕的氣候和白蟻，鋼琴的表層全用鋅細心鍍過。這台特殊構造的大樂器，在非洲陪伴史懷哲半個世紀有多。更沒想到，他其後進出非洲十三次，都是在世界各地以音樂演奏來籌募經費。
13. 史懷哲在非洲生活，就是白天忙於為黑人治病，建造醫院，夜深人靜的時候，寫作哲學著作，彈奏鋼琴；禮拜日，則為人們佈道。神學、哲學、醫學、音樂幾位一體的知識體系，融入了他的生命之中，讓他一分鐘也不能浪費。
14. 1953年，史懷哲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終其一生，圓融地結合神奇的才能，貢獻給神、貢獻給人類，實踐了無私無我的最高境界人道精神。直到1965年他以90歲高齡安息在蘭巴托醫院旁簡樸的墓地中。他簡樸的墓前，黑人送上的鮮花從不間斷。

反思：從史懷哲醫生的故事所見，你認為甚麼是人道精神？